

中

铁板铜琶

●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

远方出版社

5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铁板铜琶

铁板铜琶

中册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不卑不亢斗太君····· | (283) |
| 第十二章 | 初显神技退双矮····· | (312) |
| 第十三章 | 最痛苦的时刻····· | (346) |
| 第十四章 | 共商密计····· | (370) |
| 第十五章 | 各有隐衷····· | (394) |
| 第十六章 | 弃暗投明····· | (425) |
| 第十七章 | 独探摘星楼····· | (452) |
| 第十八章 | 谈往事令人悲伤····· | (480) |
| 第十九章 | 不祥预兆····· | (506) |
| 第二十章 | 却敌解毒····· | (533) |

第十一章 不卑不亢斗太君

四海镖局的副局长主东方逸，早已闻声迎出，伫立滴水帘前。

柏长青刚刚走出车厢，东方逸已哈哈大笑道：“柏老弟你好？”

柏长青也爽朗地笑道：“好好，谢谢副座！”

说话间，两人已把臂走上台阶，向四海厅中走去。

东方逸边走边笑道：“老弟真好兴致，已经来到洛阳畅游了三天，也不知会老朽一声，如非老朽昨宵在会宾楼无意中碰到季大侠，真还被蒙在鼓里哩！”

柏长青也淡淡一笑道：“副座请原谅，实因属下久慕洛阳名胜古迹，深恐报到之后，公务缠身，无暇……”

东方逸截口笑道：“老弟，凭这几句，待会洗尘宴上，就该罚你十大斗。”

说话间，已进入大厅，柏长青边走边打量这足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四海厅，一面扭头笑问道：“属下何事该罚？”

东方逸道：“老弟你想想看，你报到之后，如想畅游洛阳名胜，除了有特别事故，老朽不能奉陪之外，谁还能绊住你么？可是你不此之图，反而住在客栈中，你自己想想看，该不该罚？”

柏长青不禁哑然失笑道：“该罚，该罚……”

此时，已穿过大厅，进入厅后的一间精室中。

精室中一张铺着洁白桌布的方桌上，已摆好精美的茶点。

东方逸哈哈笑道：“该罚的，且等中午的洗尘宴上再说，现在请坐，先用早点，然后由老朽陪同你去早已为你准备好的宿舍中去……”

在朱诚、莫刚、柳侗等人的陪同下，大家一面进早点，一面谈

笑风生，气氛显得非常融洽。

用过早点之后，柏长青主仆二人在东方逸单独陪同下向预先准备的宿舍走去。

不亲身目睹，不知道四海镖局内部建筑之宏伟，柏长青边走边游目打量间，不由暗心惊。

原来这四海镖局的建筑，每一幢房屋之间，都有相当距离，而空地上，大都种植各种奇花异草，而尤以牡丹最多。

这倒不足为奇，因为洛阳城，本来就是以牡丹冠全国而闻名，奇的却是所有建筑物，都暗五行生克变化，即那些甬地上的花圃，竟也是按诸葛武侯的八阵图所排列，还有令人诧异的，是如此多的建筑物，却静悄悄地听不到一丝人声，屋外的通道上，也不见有人来往。

柏长青方自暗中惊凛诧异之间，东方逸已侧目相顾神秘一笑道：“老弟，看出这些建筑的蹊跷了么？”

柏长青剑眉微蹙地道：“好像是按正反五行的原理建造？”

东方逸接问道：“这些花圃呢？”

柏长青道：“如果属下没有看错，这该是诸葛武侯的八阵圈？”

东方逸哈哈大笑道：“老朽早就知道难逃老弟法眼，真是后生可畏！后生可畏！”

柏长青歉笑道：“副座过奖！属下不过是胡乱猜中罢了！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老弟，你不觉得过分的谦虚，有时是迹近虚伪么？”

柏长青笑道：“副座如此一说，属下倒没甚可说的了。”

微顿话锋，才扭头注目接问道：“这些，都是副座的精心杰作？”

东方逸神秘地笑道：“老弟这一猜，可猜错了！”

“错了。”

“是的！这些，都是咱们总局主的精心杰作，老朽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。”

柏长青微笑道：“副座也未免太谦啦！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老弟，你这真是七月的债，还得可真快啊！”

柏长青笑了笑，旋即一整神色道：“副座，属下几时晋见总局主？”

东方逸也正容答道：“老弟，总局主正在闭关期中，短时期内，还没法晋见！”

柏长青微显失望地道：“那真是不巧得很，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，才能晋见总局主呢？”

东方逸沉思着：“大概总还得等上半年。”

接着，又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弟必大可不因暂时没法晋见总局主而不安，事实上总局主于闭关之前，已授权老朽令权处理局中大小事务，老弟如有其他问题，请尽管向老朽提出就是。”

柏长青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！在下知道了……”

说话间，已到达一幢小巧而精致的楼房前，大门口并俏立着一个年约十七八，眉目姣好，谈装素抹的青衣侍女在含笑恭迎。

东方逸停步一指柏长青和季东平二人，向青衣侍女道：“这就是你的新主人柏总督察和季老爷子，以后，你可要好好伺候他们两位。”

青衣侍女娇声道：“奴家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向柏长青和季东平二人分别一福道：“绿珠参见总督察和季老爷子。”

柏长青方自一蹙剑眉，东方逸已含笑接道：“老弟觉得绿珠这名字很奇怪，是么？”

柏长青苦笑道：“副座，换一个人可好？”

东方逸神秘地笑道：“老弟不中意？”

那绿珠（青衣侍女）方自俏脸一变，柏长青已蹙眉接道：“副座，我想换一个男的小厮。”

东方逸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弟你毕竟太嫩了！”

伸手拍了拍柏长青的肩膀道：“别怕，老弟，女人不是毒蛇猛兽，妙处可多着哩，以后，你会慢慢习惯的。”

柏长青不禁苦着脸，讷讷地道：“副座……”

东方逸截口敞突道：“参弟，凭你的一身无敌武功，竟怕跟女孩接近，传出去岂非天大的笑话！”

东方逸这几句话，换来了绿珠的一声娇笑，也激起了柏长青的万丈豪情！

就当柏长青剑眉一扬之间，东方逸又微笑地接道：“老弟，就这么决定了，现在，老朽说个简单的故事你听。”

柏长青一楞道：“甚么故事？”

东方逸神秘地笑道：“老弟知道咱们这四海镖局的原址，本来是甚么场所？”

柏长青殊感兴趣地反问道：“属下恭聆？”

东方逸笑了笑道：“这场所，本来就是晋代石崇为其爱姬绿珠所建的金谷原址”

柏长青禁不住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所以，这位绿珠姑娘，就是为了纪念此一古代美人而命名？”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同时，这妞儿也是本局现有侍女中长得最美，也最善解人意的一个。”

微顿话锋，又正容接道：“本来，她是我老伴身边的红人，为了服侍你这位年轻英俊而位尊的总督察，老朽才由我老伴身边，强行将她要了过来……”

柏长青连忙截口道：“副座，属下怎敢用夫人身边的红人。”

东方逸挽起柏长青的臂膀笑道：“别老站在这儿，咱们上楼去。”

柏长青所住的房间，共两明两暗，前面是一间小客厅，一间书房，里面两间才是起居室。

由起居室的窗户中，可以看到一道围墙隔开的花辅，东方逸指着花辅里端一连列的精舍道：“那都是本局同仁的眷舍。”

接着，又忽有所忆地道：“老弟，这小楼是本局四幢高级人员单身宿舍之一，目前，左首紧邻的一幢住着朱总镖师，其余两幢都还空着。”

话锋略为一顿，又淡笑着接问道：“老弟，这环境还满意吗？”

柏长青笑了笑：“好，太好了！”

这时，绿珠已分别献上香茗。

东方逸目光移注季东平笑道：“季大侠的房间在本楼左端。”

接着，扭头向绿珠说道：“绿珠，你领导季老爷子回房间去。”

“老爷子，请随我来。”

当季东平与绿珠二人相偕走出时，东方逸又沉声说道：“两位暂时不必过来，我有要事跟柏老弟详说。”

季东平与绿珠同声应是，脚步声逐渐远去。然后，东方逸神色一整，目注柏长青说道：“老弟，老朽昨宵曾匝铁板令主之召，老弟知道么？”

柏长青平静地答道：“属下曾听季老说过。”

东方逸接问道：“老弟是否道知铁板令主何事召见老朽？”

柏长青摇摇头道：“这个，属下可不知道。”

东方逸道：“自老弟屈就本局总督察一职以来，老朽已蒙铁板令主召见两次了。”

柏长青讶问道：“难道铁板令主召见副座，是跟属下有关？”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柏长青蹙眉接问道：“究竟与属下有些甚么关注，副座能否见示？”

东方逸道：“当然！不过，在老朽说出铁板令主召见老朽的原因之前，有一件事，老弟必须先行答覆我，而且必须据实答覆。”

柏长青笑道：“副座有话尽管闭珂，只要属下能答覆的事，必定详而且实。”

东方逸目光深注地问道：“有关老弟的师承方面，老弟令师果然是不为人所知的‘天虚我生’？”

柏长青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接着，又正容反问道：“副座有点不倍？”

东方逸正容点头道：“能调教出老弟这等出色的徒弟来，如

果说令师是一位武林中默默无闻的人，那是谁也难以相信的事。”

柏长青方自咀嚼一张，东方逸又抢着接道：“不过，老朽深信江湖之大，身怀奇才异能而不为人所知的高人，也并非没有，所以，严格说来，老朽对老弟的话，并没怀疑过。”

柏长青微笑地道：“副座既然不怀疑，难道说是那铁板令主怀疑属下的身份？”

东方逸正容点首道：“正是。”

柏长青似乎殊感意外地一楞道：“这就奇了！属下的来历，何须劳他铁板令主前来过问？”

东方逸道：“老朽说出原因之后，老弟就不致有此一问了。”

柏长青苦笑道：“那么，请副座快点说吧！”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老弟，铁板令主怀疑老弟跟他本门叛徒有关。”

柏长青笑道：“这更是笑话啦！铁板令主的叛徒，难道他铁板令主竟不认识，属下既未易容，又没戴人皮面具，是非真伪一看便知，又何须转弯抹角地暗中调查？”

东方逸也笑道：“老弟说得是，只是那铁板令主所怀疑的，认为老弟可能是他那叛徒的传从”

微微一顿，又正容接道：“目前的这位铁板令主，由年龄上判断，该是‘不老双仙’的儿孙辈，如果他口中的叛徒是他的师伯或师叔，那他对表弟的怀疑就不能说没有理由了。”

柏长青蹙眉沉思少顷，才注目答道：“副座，这问题，恐怕不那么单纯吧？”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最近江湖上有一个尚在暗中活动的组织，名叫通天教，铁板令主怀疑那通天教主就是他本门的叛徒，而老弟你更可能是通天教中的高级人员。”

柏长青苦笑道：“通天教这个名称，属下还是此刻才由副座口中听到，想不到所谓寰宇共尊的铁板令主，竟也无凭无据的，故人人罪……”

东方逸忙截口接道：“老弟不可乱说，事实上铁板令主仅仅是对你有所怀疑，而命老朽暗中调查，老朽因深信老弟你绝非通天教中人物，所以才来一个瞒上不瞒下，直接向老弟说明。”

柏长青沉思着道：“副座如此信任，属下非常感激，只是，号称武林偶像的铁板令主既已对属下存疑，为免增加本局麻烦，我想，就此请辞。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老弟，辞职二字，不许再谈！你要知道，你是四海镖局的人，铁板令主对你怀疑无关紧要，只要总局主和东方逸对你信任就行了！”

柏长青显得非常激动地道：“副座这知遇之恩，令属下不胜铭感，只是，铁板令主方面，如何交代呢？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用不着交代，老朽已在令主面前拍胸担保，如果柏长青有了问题，唯我东方逸是问！”

柏长青苦笑道：“副座盛情固然可感，但属下可不能莫名其妙地背这黑锅呀！”

东方逸微微一愣道：“老弟之意，是……”

柏长青接道：“属下之意，是想请副座跟铁板令主打个商量。”

“如何一个商量法呢？”

“请铁板令主安排一个时地，由武功上考察属下的师承是否与他那叛徒有关。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老弟可能是有意斗斗铁板令主吧？”

柏长青点点头道：“属下也确有此意。”

东方逸敞声笑道：“英雄出少年，老弟豪气干云，老朽由衷佩服，只是……”

他语音略顿之后，摇头说道：“这办法行不通。”

柏长青讶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东方逸道：“老弟忘了，咱们这一段话是瞒上不瞒下的，如果老朽向他提出这请求，岂非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泄漏他的密令已属罪无可恕，而轻视铁板令主的权威，那罪名可就更大啦！”

柏长青剑眉紧蹙间，东方逸又微笑地接道：“老弟，不必为这些事情在烦恼，有道是：浊者自浊、清者自清，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，别人的怀疑，大可付之一笑。”

柏长青神色一缓道：“是的，谢谢副座的开导！”

东方逸正容接道：“老弟，老朽有几句知心话，希望你勿等闲视之。”

柏长青也正容说道：“属下恭聆。”

东方逸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也许老弟还不知道，总局主和老朽，都是既无子女，也没收徒弟。”

柏长青方自轻轻一“哦”，东方逸又轻吹着接道：“而且，总局主和老朽都是已入土半截的人，而四海镖局这一份基业，撇开未来的发展不论，光是目前，纵然不敢说绝后，也该算是空前的了。”

一顿话锋，目光深注接问道：“老弟，明白老朽的意思么？”

柏长青苦笑道：“副座，请恕属下愚鲁，还没明白。”

东方逸笑了笑：“老朽索性说明白吧！老弟，你目前不但要好好地干，而且也得多负点责任，因为……因为你就是这偌大基业的继承人！”

柏长青似乎大吃一惊地道：“副座，属下怎配！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配不配，你我心中各自有数，老弟，你说是怎么？”

接着，起身拍拍柏长青的肩头道：“老弟好好歇息一会儿，洗尘宴开始前，老朽再来请你。”

但就当此时，门外一个清朗的话声道：“副座在这儿么？”

东方逸听门外有人问他，忙沉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门外语声道：“属下司长胜，有要事禀告。”

东方逸道：“有话进来说。”

随着一声恭诺，一个青衫年轻人走进屋内，向东方逸躬身施礼道：“见过副座。”

东方逸一指柏长青道：“参见柏总督察。”

青衫年轻人应声向柏长青深深一躬道：“属下司长胜，参见总督察。”

柏长青早已看出了这司长胜就是“南方孤独翁”独孤钰的徒弟，也就是前此在茶洞救援三英镖局收服“矮叟”朱诚时，在朱诚手中吃瘪的司长胜。

当时，司长胜因柏长青迟退出手，致使他在朱诚手下吃了亏，而对柏长青暗怀怨恨，想不到目前又碰了头，而且是屈居于柏长青的属下。

柏长青心中暗笑，但表面上却一面还礼，一面笑道：“不敢当！”

司兄这一向可好？”

司长胜漠然答道：“托总督察洪福，还好，”

东方逸注目司长胜问道：“司标师，有甚么事？”

司长胜这才馅笑道：“回副座，今晨洛阳城中，传出了一件奇闻。”

东方逸漫应道：“甚么奇闻？”

司长胜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人在四城城门及闹市中贴出同样的招领告示，那告示的内容大意是：有人于去年中秋节后的某天在云南大理洱海中一个小岛上，以十两白银的代价买到一个由地下挖出的油布包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有意无意之间，向柏长青瞟了一眼。

但柏长青才一听到去年中秋云南大理洱海等字时，业已心生警惕，而立刻联想到“矮叟”朱诚于便条中所给他的警告。

所以，目前他尽管急需知道这可能关系他身世之谜的消息，而禁不住内心热血沸腾，但表面上却镇定得听如未闻。

也因为如此，司长胜这有意无意之间的一瞟，自然瞧不出甚么名堂来。

倒是东方逸，依然漫不经心地截口道：“这消息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

司长胜口沫四溅接道：“副座，地下挖出一个油布包，当然值不得大惊小怪，但值得惊奇的却在后头哩！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别卖关子了，快点说吧！”

司长胜接道：“那告示上说他已知道那油布包的主人到了洛阳，要那位主人携带黄金千两，于三天之后的夜半三更，前往宓妃词赎取。”

柏长青淡淡一笑道：“这倒委实算是一件奇闻，十两银子卖来的东西，出卖时却要千两黄金，恐怕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前去赎取吧！”

东方逸沉思着道：“老弟，这倒不一定，江湖中事，形形色色，无奇不有，也许那油布包中有某种武功秘集，那么，那人索价千两黄金，也就不算高了。”

司长胜道：“副座，您可能猜中了一半。”

东方逸注目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司长胜道：“那告示中说得很明白，油布包中的东西非常珍贵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其价值决不止千两黄金……”

东方逸截口问道：“我问的是那没猜中的一半。”

司长胜笑道：“副座没猜中的一半，就是那油布包中，还有关系那原主的身世。”

说话间，又向核长青瞟了一眼。

但柏长青依然镇定如常，若无其事。

东方逸霜眉一蹙道：“这些，又怎能算得甚么重要大事？”

司长胜笑道：“副座你忘了传说去年八月中秋夜，通天教在洱海围捕一个渔家小子的事。”

柏长青脸含微笑，完全是一付听故事的局外人姿态。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我没忘记，据说那渔家小子还可能与神秘失踪的‘中原四异’有关。”

一顿话锋，目光移注柏长青问道：“老弟你听说过么？”

柏长青微笑摇头说道：“属下没听说过。”

司长胜接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副座，据说那渔家小子，本来也就

住在那挖出油布包的小岛上，如果那小子果然与神秘失踪的‘中原四异’有关，则那油布而包的价值可委实不止千两黄金，而这一消息，更是江湖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新闻了。”

东方逸点点头道：“这倒不错，看来三天后的宓妃祠，又有热闹可瞧啦。”

柏长青淡笑着问道：“副座是因为届时通天教也将插手？”

东方逸道：“是的，那告示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如果那洱海中幸逃不死的娃儿果已来然洛阳，势必前往宓妃祠中赎取那油布包，而通天教既然对那娃儿志在必得，又岂肯放过这大好良机。”

柏长青微微点头道：“副座分析得极有道理，只是，那出告示的人显然也是道上人，他既然获得那油布包，也知道那油布包的内容和重要性，应当不致于不明了此中因果和利害关系，但他还居然不惜惊世骇俗地这么公开招摇，副座不觉得此中大有可疑么？”

东方逸手拈长髯，沉思着道：“这倒委实是一个可疑的问题。”

微顿话锋，又注目接问道：“那么，老弟认为？……”

柏长青正容接道：“副座，属下认为这是一个阴谋……”

东方逸注目截口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柏长青道：“那极可能是通天教故布的陷阱，企图诱使那漏网的娃儿上钩。”

东方逸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老弟这见解委实高明！”

柏长青谦笑道：“副座过奖了，实际上属下不过是就事论事，猜中与否，还得等三天后的事实证明哩！”

东方逸目光移至司长胜道：“司老弟以为然否？”

司长胜颇不自然地一笑道：“属下也认为总督察的见解极有道理。”

东方逸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么，司老弟向我报告这宗大新闻，本来有何打算？”

司长胜尴尬地一笑道：“不瞒副座说，属下本来想请准副座，届时让属下暗中前往宓妃祠……”

东方逸脸色一沉地截口道：“不可以！徒然柏老弟没分析出此中隐含某种阴谋，本局中人，也决不许淌这浑水！”

司长胜俯首恭应道：“是，属下遵命。”

东方逸声容俱厉地接道：“年轻人戒之在贪，你这动机，本来就有欠光明，记着，以后决不许动这些歪脑筋！”

司长胜恭驯地答道：“是是人属下知过了。”

柏长青心中冷笑着：“你们这双簧！表演得还算逼真，只可惜碰上我柏长青算是枉费心机了……”

就当此时，门外传来“矮叟”朱诚的语声道：“禀副座，洗尘宴已排好，恭请副座和总督察即行移驾。”

东方逸扬声答道：“知道了，朱兄弟先请，老朽同柏老弟马上就来。”

接着，向柏长青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弟，咱们走吧……”

四海镖局为柏长青所设的洗尘宴，就是在广场末端的四海厅中开四十席，凡是总局中各级执事的人员，除了出差在外及值勤者外，差不多全部到齐。

柏长青与东方逸二人并坐首席上首，“矮叟”朱诚与季东平二人左右横里相陪，四大金刚之二的莫刚与柳侗二人则敬陪末座。

东方逸首先为柏长青向全体群豪做郑重而简短的介绍致词之后，愉快的宴会为之展开。

在觥筹交错，笑话喧哗中，忽然传来一声沉喝：“老太君驾到！”

随着这一声劲喝，全场立即肃静无声，全体群豪也在东方逸的领导下，一致肃立恭候。

东方逸一蹙霜眉，扭头向柏长青做了一个无言的苦笑，随即以真气传音说道：“老弟，老太君是总局主的义母，这老太婆不但

武功奇高，脾气更是古怪得很，待会，如果她言语之间使你难堪时，可得忍耐一点。”

柏长青剑眉微扬，谈笑道传音答道：“属下理会得……”

一阵环佩叮当之声中，两位风华绝代的红衣少妇，搀扶着一位鸡皮鹤发的青衣老姬，袅袅行来。

青衣老姬虽然满脸皱纹堆囊，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龄，但缺是脸色红润，双目精芒勿电，显然是一位内外功都有极高成就的顶尖高手。

至于那两位红衣少妇，年纪都在二十七八之间，环肥燕瘦，固然各擅胜场，但那美艳妖冶的风情则如出一辙？尽管此刻外表上装扮得一本正经，一付冷若冰霜的神态，但那两双勾魂摄魄的媚目，则焰欲熊熊地盯着柏长青，一瞬也不瞬。

这本来是柏长青目光偷偷一瞥之间的事。

东方逸首先向青衣老姬拱手为礼，道：“老太君好。”

柏长青也躬身施礼道：“属下拍长青参见老太君。”

说着，几乎是与东方逸同时让出了首座。

但东方逸飞快地将柏长青拦住道：“老弟，你还是坐原位。”

柏长青正容说道：“副座，您不能让属下僭越失礼。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老弟目前不谈这些，今天这宴会是为你而开，这首座理当由老太君与你并坐……”

青衣老姬飞快地接道：“东方老儿说得对，娃儿，你就不必再谦让了。”

说着，已经自在东方逸的原座上坐了下来，两位红衣少妇分左右侍立她的背后，东方逸则退坐“矮叟”朱诚身边。

柏长青不禁苦笑道：“属下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啦！”

东方逸笑道：“本该如是。”

当柏长青再行坐下之后，全场肃立的群豪也随之纷纷就座。紧接着，东方逸指教侍立青衣老姬背后的两位红衣少妇向柏长青含笑说道：“老弟，这两位都是总局主的爱姬，也是老太君身边的红人，胖的叫玉环，瘦的名飞燕，这两位以后你可得多巴结一

点？”

柏长青禁不住心中暗笑：“环肥燕瘦，固然名实相符，只是未免太以唐突古代佳人了……”

但他表面上却起身向两位红衣少妇抱拳一揖道：“柏长青见过两位姊姊。”

两位红衣少妇同时敛衽万福，掩口媚笑道：“总督察，奴家担当不起……”

东方逸爽朗的笑道：“姊姊不能自叫，两位今后可得多多照顾我这位柏老弟才行。”

较胖的玉环白了东方逸一眼道：“那还用你多说……”

在两位美人的娇笑，与东方逸的豪笑声中，这大厅中的严肃气氛，又恢复轻松，全场又是笑语喧哗，觥筹交错。

青衣老妮扭头目注柏长青同疆：“娃儿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这语气，就像是对一个小娃儿问话似地？

柏长青气在心中，表面上却恭声答道：“属下今年二十一岁。”

真是天晓得？实际上他的虚岁只能算十六岁哩！

青衣老姐点点头道：“小小年纪，难得难得。”

柏长青笑了一笑道：“多谢老太君嘉勉！”

青衣老妮接问道：“听说你武功很高，是么？”

柏长青谦笑：“老太君，那是副座过于夸奖。”

青衣老妮目光深注地道：“娃儿不必太谦虚，东方老儿一向自负得很，向来不轻易赞许别人。”

东方逸拈须笑道：“老太君这话，真是深获我心……”

青衣老妮注目如故接道：“而且老身老眼末花，也看得出来，你，神仪内藏，宝相外宣，显然曾获某种不世奇遇，对不对？”

柏长青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先师曾给属下服良过一枚道家视为无上珍品的‘朱果’。”

年纪轻轻而有如此高的功力，自非有不世奇遇不能致此，柏长青不便说出自己洱海中因祸得福，服食过千年金斑白鱔的血